



純陽呂祖命序

旨哉人天樂。誠濟世之慈航也。夫以濟世之心。運如椽之筆。不啻舌上蓮花。空中樓閣。真堪覺悟。一世豈徒作文字觀而已哉。蓋嘗思之。不可見者心也。可見者文字也。使非以可見之文字。寫不可見之心。則心終隱于寂滅之境。而濟世之術窮矣。此人天樂之所以作也。夫人天樂何言也。曰善言也。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又詳言之。曷言乎長言之。卽



述懷以至淨口等齣是也。曷言乎詳言之。卽不盜不
淫不貪不嗔等齣是也。要皆救世婆心。發爲津梁文
字耳。至于天殿天食等齣。極言單越洲之勝妙。皆因
前生修十善而得。此阿含太乙諸經所備載。而觀者
或以爲寓言。夫寓言莫精于南華。而南華實玄門之
妙諦也。惟善讀南華者。方許讀人天樂。亦惟善解作
南華之心者。方許解作人天樂者之心。倘不曙乎此。
而徒曰斯曲也。是舌上蓮花。彼曲也。是空中樓閣。則

猶隔一塵劫矣。又何足語人天樂也哉。况乎阿脩羅
魔心也。支天大士道心也。道堅而魔始退。魔馘而道
始全。豈徒恃夫搏砂鍊汞。黃芽白雪之爲事哉。以故
帝君愛其才。祖師欽其道。名登紫府。位列仙班。此人
天福報之理。所必然耳。又何疑乎。噫。吾與笑蒼子周
旋之日久矣。笑蒼子愍人世之勞苦。汨沒于聲色貨
利中。無有已時。因假軒轅生之名。現身說法。演爲人
天樂一書。以畧述夫力善之槩。非徒自覺。欲以覺人

也。吾故曰人天樂誠濟世之慈航也。茲偶過清虛。謹識數言于首。願讀斯傳奇者。毋視爲泛常戲劇。當尊之爲道德經也。可當尊之爲太上篇也。可頌曰。

傳此人天樂。覺世發道心。效是行持者。可證法王身。善哉善哉。

馭雲仙子題于雙真樓中



書 呂祖序後

論語載桀溺之言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其言是也。吾夫子不聽。又西之郢。見沮于子西。見譏于接輿。卒老於行。而世莫能用。豈其先幾之哲。竟不如沮溺耶。非也。吾嘗以佛氏之果位譬之。有小乘禪者。自了之外。不復度人。而人又難度。則益棄去。不顧。沮溺猶是矣。有大乘禪者。弘法度人。不以治亂爲辭。不以難易自解。吾夫子猶是矣。此豈沮溺輩所知乎。今吾與笑蒼道人。頗類于是。吾絕意斯人。噤不道。

隻字沮溺之流耳。道人著書等身。世弗覺悟。然後知斯人不可與莊語。于是不得已而託之詞曲。以曲行其勸善之心。始終不勑。洵不媿爲仲尼之高弟歟。吾滋媿矣。此人天樂一書。所以上感。

呂祖從九天灑藻而爲之序也。豈偶然哉。觀是劇者。思之毋忽。

梅華外臣謹識

題詞

立于四大海之中。超乎三聖人之外。世有其書乎。曰有之。屈原離騷是也。原之離騷。琦瑋儵倂。窮高極深。

然言言悉本于忠孝。則知一切神仙詞曲。未有不本于忠孝者。今讀笑蒼子人天樂。有原之心焉。人天樂何爲作耶。曰軒轅生忠孝人也。軒轅生產于鍾阜。遊于江潭。似騷鄉里。制科青瑣。似騷莘姓。修十善。似騷規矩。值滄桑。似騷澤畔。急朋友。似騷香艸。君子偕隱。妻癡僕似騷女。頽蹇脩宜。笑蒼子之借以自况也。而俗人聞單越洲之說。或有疑其荒誕者。夫豎亥量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不似單越之運肘乎。三桑在削船東。高百仞。女子跪樹。歐絲不曲。躬鉅野乎。岐舌不

死之國。金膏燭銀之寶。不自然。宮殿衣食夫婦乎。國策一經兩海。莊周藐姑神人。穆天子之所巡。西王母之所獻。鄒衍主運之談。相如子虛之賦。不恢譎溟滓乎。彼北人疑廣越人駭毳。無足怪也。戊午秋。笑蒼子與余別二十五年。一旦返金陵。出人天樂示余。如立四夫海。超三聖人。巴渝天池。于遮若士。爲之拊節。不能已已。雖然。其大指。亾他要之。勸人爲善。歸于忠孝而已。太史公推離騷之志。謂可與日月爭光。于人天樂。何獨不然。

浯溪磨崖漫士題

自序

嗟乎。士君子。豈樂以詞曲見哉。蓋宇宙之中。不朽有三。儒者孰不以此自期。顧窮達有命。彼碩德豐功。豈在下者所敢望。于是不得已而競出于立言之途。此庾子山所謂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也。然上下數千年。立言之士。莽莽如塵沙。汭汭如煙海。其纂組鞶帨。駢闐狼籍。殆不啻高齊熊耳。去天一握。而吾欲以詹詹譏諷者。離跂攘臂于其間。豈非太倉之稊米。大澤之蠱空。而且小得意則人小怪。大得意則人大怪。乃欲求于雲

自序

于千百世之下。吁其亦可哀也已。僕生來有文字之癖。卽八股功令。少時皆唾棄不顧。而獨酷嗜詩詞古文。迨倖邀鹵莽之獲。則益性命以之。約計五十年中。其所撰著。不下數十種。不幸游罹鋒燹。燔溺剽斂。所存不過千百之一二。未免有見少之憾。然昔人池草燕泥。雲漢雨桐之句。雖少亦傳。而萬首詩窖。乃有不慙遺一字者。則不獨身之窮達有命。卽文之顯晦亦有命矣。且僕久處賤貧。備嘗艱險。自喪亂以來。萬念俱灰。獨著作之志不衰。邇來此念亦灰。獨神仙之志不衰耳。然天上無凡俗。

神仙。必欲脫凡祛俗。則又非文字不可。于是不得已而出于詞曲之一途。少陵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况詞曲又文章中之卑卑不足數者。然果出文人之手。則傳者十常八九。試觀王寔甫高東嘉之戲劇。婦孺輩皆能言之。而名公鉅卿之鴻編大集。或畢世不入經生之目。則其他可知矣。雖詞曲一道。其難十倍于詩文。而欲求流傳近遠。斷斷非此不可。此僕之傳奇所爲作也。但苦懷抱惡劣。萬事傷心。而又多俗累窮愁。喧卑冗雜。每一搦管。則米鹽瑣聒于斯。兒女叫號于斯。彼觀者所謂。

可歌可舞者皆作者所謂可憤可涕也。昔湯若士作四
夢自謂人知其樂不知其悲。楊升庵讀西廂謂其人必
大不得意于君臣父子之間。以古準今。何獨不然。茲僕
所作人天樂。蓋一爲吾生哀窮悼屈。一爲世人勸善醒
迷。事理本自顯淺。不煩詮譯。若置之案頭。演之場上。人
人皆當生歡喜之心。動修省之念。其于世道人心。或亦
不無小補。雖然是豈僕之得已哉。夫思德功而不可得。
乃降而爲立言。思立言而又不可得。乃降而爲詞曲。蓋
每下愈况。以庶幾一傳于後世。後之覽者。或因詞曲而
知其人。因其人而弁及其詩文。未可知也。嗚呼。人之稱
斯文也。豈不重可悲也哉。

笑蒼道人題

人天樂目次

卷上

開闢

定位

述懷

福綱

不殺

天殿

不盜

天食

不淫

天衣

不食

天娛

不嗔

天合

不邪

天育

淨口

天壽

卷下

魔闕

濟困

壽魔

解寃

馘魔

贖女

贖兒

仙聯

鬼傳

意園

天園

輯識

救鬼

凡圓

仙引

人樂

天樂

仙圓

目次終

蘇州吳梅

字瞿安別號霜厓

1881—1939 藏書

夏爲堂人天樂傳奇卷上

震丹 笑蒼道人 製



第一折 開闢

西江月

末上

頭上青青何物。眼前楚楚誰人。山川如

夢草如塵。花鳥偏能惹恨。莫問寰中日月。且談世

外乾坤。莊周鄒衍有新聞。試聽侏儒打諢。

漢宮春 世界磨人。只鬱單越部。彷彿仙真。他有自然

衣食。宮殿隨身。千年壽樂。無憂勞。靜賞芳春。因前世

修行十善。託生彼地。歡欣。咄咄軒轅善士。本聰明

正直積德行仁。蹇遇滄桑曠劫。苦守清貧。多愁多難。功行圓忽。蛻塵氛。權遊戲北洲勝處。回頭笑傲崑崙。人都道四天下未必有單越洲。

四天下未必無軒轅子。

我轉道四天下未必無單越洲。

四天下未必有軒轅子。

這本傳奇名喚人天樂。列位看官。要知始末根由。但聽造化主人分付。便見大意道。猶未了。主人已到。

第二折 定位

仙呂尤侯韻

北點絳唇

小外扮小兒紅衣三髻插花雜扮日月風

雲四神隨上小外大笑介

大○聲○忽○發萬古千秋烏飛兔走乾生

受塵劫無休笑破黔羸口

盤坐案上大笑三聲介老

住虛空萬萬年也無屋舍與莊田塵埃野馬渾兒戲

枉被人間喚做天自家非別乃造化主人是也我本

無姓無名無形無象當初開闢天地的時節不知是

何緣故劈空把個天字加在我頭上弄得我難解難

分這些下界衆生因見我浮在上面就喚我做上天

說我尊比皇穹又喚我做皇天見我顏色青蒼又喚

我做蒼天說我年代長久。又喚我做老天。這也都不管他。只是我自從做了這天呵。也不知被人祝贊了。多少。被人怨恨了。多少。終朝忙碌碌。鬧攘攘。甚不耐煩。今日稍閒。不免把這始末根由。畧畧數說一番。也教下界衆生們知道者。

混江龍

這世界係誰人開剖。是那區區老盤古弄虛。

頭驀地裏分別了陰陽晝夜。辨明了清濁沉浮。那時節就有我了。只是我雖然喚做天。不過當一個虛名而已。全虧着這日月風雲四位。纔幫襯我做個天。

如今你四位在此。何不將各人的神通本事。施展一番也好。雜應介謹遵主人公法旨。日君捧紅輪當頭

四面照介小外

這日呵是長史遣燭龍煉成的陽燧。

火。月娥捧白輪四面照介小外。這月呵是嫦娥驅顧。

兔碾就的水晶毬。風姨執藍旗舞介小外這風呵是

封家姨從蘋末土囊吹出的山林籟。雲師執五色絹

幅四面鋪展介小外

這雲呵是屏翳將把白衣蒼狗。

變成的海市樓。自有了這四件呵。却纔挨排起五方

節令。安頓起四部神洲。雜敢問主人公何爲五方節。

令小外是那威靈仰赤燦怒白招拒叶光紀輪流在
舍樞紐前春夏秋冬分氣候雜何爲四部神州小外
是那弗于逮瞿耶尼閻浮提鬱單越圍繞着須彌山
下東西南北列軍州那四大部洲的山水人物呵却
也數說不盡可正是萬萬年青山不改千千代綠水
長流雜敢問這四大部洲還有別樣名號麼小外有

那吒令 那弗于逮洲卽東勝身洲那瞿耶尼洲卽西
牛貨洲那閻浮提洲卽南瞻部洲更有那四方方忒

整齊精潔潔無塵垢那鬱單越呵他可也又名爲北
俱盧洲雜敢問這四部洲的人情風景何如小外風
景不同人情各別那裏說得盡許多待我一一指點
與你們看咱起立案上四望介雜扮東洲人持絹布
袋袱包裹上往來行走介小外指介你看兀的不是
東勝身洲也

鵲踏枝 他那廂人面似半邊甌人身可支餘修交易
食用的是穀帛珠璣肉飯魚蟹他那裏不宰殺一般
的聯姻會友問天年有二百過頭東洲人下雜扮西

洲人持袋祇牽牛上往來介小外指介你看兀的不
又是西牛貨洲也

寄生草 他那廂產珠玉還多馬牛市廛也有行商轉
門楣也喜良緣媾庖筵也用衆生肉但見他面龐渾
似月輪圓誰道他春秋創有冥靈壽西洲人下雜扮

南洲人官吏士民僧道婦人小子各持雜物上往來
介小外指介你看你看兀的不是那南瞻部洲也

六么序 他那廂閻浮樹綠葉稠布散着百萬闔疇那
人的形像呵七尺班儔直準橫眸似車箱地面相伴

是人呵但相逢笑臉和甜口更有那狠謙恭曲背低
頭若將心事閒參究咳端的是通身鱗甲滿腹也那
戈矛

么 他也不爲別的總只爲名囚利郵致使心曲如鈞
意毒如蠱便待把天理民彝一筆勾那管他骨肉冤
讐酣笑纔休矢石旋投這的是口堯行瞶心禽獸空
使盡萬種機謀算到頭有幾個期頤叟大古來百年
瞬息枉做那鬼蜮蜂虿南洲人下雜扮北洲人一色
巾服各執樂器絃管吹彈上往來介小外笑指介你

看兀的却是北俱盧洲也呵。

一半兒。他那廂四方八面好林丘花鳥。長春不識秋。他歷劫能將十善修。非天眷。豈凡流。一半兒癡憨。一半兒秀。

么。他自然衣食百無憂。宮殿隨身樹色幽。個個千年。不白頭。真快樂。儘風流。一半兒清高。一半兒壽。北洲

人下介雜

敢問主人公。這四部洲的人物。也有高下。

差等麼。小外

他原自有差等。據梵經上說來。瞻部洲

人身長四肘。壽百歲。還多中天。勝身洲人身長八肘。

壽二百五十歲。牛貨洲人身長六肘。壽五百歲。俱

盧洲人身長三十二肘。壽一千歲。並無中天。只就他

形體長短。壽數多寡。上較量起來。便見四洲人的高

下了。雜這等看起來。最高的無過于俱盧洲。最劣的

無過于瞻部洲了。小外也說不差。雜天下衆生一般。

敢問瞻部洲人。何獨如此惡劣。小外這也有個緣故。

比如俱盧洲人。他有自然衣食。宮殿隨身。自然個個

向善。不造惡業了。那瞻部洲地方。却不能如此。

金盞兒。他那裏貴的阿。位王侯。富的阿。擁瓊鏤。那貧

賤的便鶉衣藿食那能殼。總有朱門金穴向誰求。因
此上人懷着狼虎意。家蓄着虺蛇謀。正是那起心天
地。怕貶眼鬼神愁。那貧賤的也罷了。就是那富貴的
呵。

後庭花

他享珍筵想御饅。着緋貂望袞旒。則待要粉

黛成林樹。金珠積土丘。肯輕丟。思前算後。要與萬代

兒孫作馬牛。越官高越不休。越金多越不殼。便估斷

天宮白玉樓。他雄心還過北斗。

真狠

雜那瞻部洲人果然

如此惡劣。只是其中難道就沒有幾個好的。小外怎

麼沒有。莫說帝王君相。就是那孔仲尼和李伯陽釋

迦牟尼。這三個人也。都是生在他那一方的。却只是

聖少凡多。賢少愚多。善少惡多。不知何故。雜看起來。

四洲之中。只有俱盧洲第一好了。但不知彼地人人

可到否。小外地土隔絕。形貌不同。別處人怎生到得。

就使到得。亦有何用。只有世間修十善行。及積德累

功的好人。命終之後。便得託生其地。雜那地方想只

有好處。更沒有不好處了。小外也曾有議論他的。道

是鬱單越爲八難之一。因其人壽樂。不受教化。一者

聖人不生其地。二者韋馱。只在三洲感應。再不到他那一洲。因其不得見佛聞法。故名爲難。雖這却如何。

小外

雖是這般說。此處感報。却遠勝東西南三洲。豈同容易。如今瞻部洲中。現有一位善士。喚做軒轅載。此人生平正直忠厚。積德累功。真可謂勤修十善行者。他雖少負才名。早登科第。却遭時不偶。清苦一生。着實屈了他了。將來正該託生彼地。以彰感報。纔是。

青哥兒

你看偌大的閻浮閻浮宇宙。好一個軒轅軒轅華胄。他生來正直忠良。還渾厚。况有紙上琳球筆。

底蛟虬。賦似枚鄒。文比韓歐。圭華吟謳。藿粥藏修。濟世懷憂。利物貽庥。功行誰酬。則除是奉邀到鬱單洲。權消受。雖則如此。我看那軒轅生。夙有仙緣。將來也不消到得彼處了。只可歎那一個瞻部洲中。似此者能有幾人。冷笑介

賺煞。那世界不堪觀。世事難窮究。枉費却龍爭虎鬪。覷那些螻蟻。焦螟。鬧不休。這排場甚日方收。如今下界衆生們。每每怨恨着我。不公不平。開口就說道。不會做天。莫做天。冤哉。冤哉。我幾曾要做這天來。我着。

甚○來○由○替○百○草○擔○憂○只○索○粧○啞○推○聾○眼○不○瞅○嘆○韶○光
怎○畱○笑○滄○桑○依○舊○吟○吟○我○且○醉○眠○一○覺○去○也○那○怕
他○妙○高○峰○化○做○了○土○饅○頭○

枉○被○人○呼○作○小○兒○ 千○鈞○重○擔○怎○推○辭○

如○今○料○想○也○沒○那○唐○虞○揖○讓○三○杯○酒○只○好○閒○看
那○紅○拂○雌○雄○一○局○棋○ 大○笑○同○雜○下○

第三折 述懷

正宮歌戈韻

瑞鶴仙

生巾服上

何○故○天○生○我○看○紅○塵○五○濁○都○無○一

可○千○般○受○摧○折○甚○功○名○富○貴○么○麼○奇○貨○想○神○仙○有○待

和○才○子○佳○人○三○個○奈○俗○緣○難○了○天○心○未○卜○壯○懷○無○那

鷓鴣天

骨相生來本不同。誰言謫降自瑤宮。文章一

代○卿○雲○爛○節○義○千○秋○皎○日○紅○閒○說○夢○悶○書○空○草○衣○木

食○笑○英○雄○何○時○揮○手○縱○山○去○鶴○背○長○乘○萬○里○風○小○生

覆○姓○軒○轅○名○載○號○冠○霞○生○長○鍾○山○草○堂○之○間○遍○歷○東

西○南○北○之○境○初○撫○汝○南○之○異○姓○後○歸○江○夏○之○本○宗○弱

冠○而○登○賢○書○壯○齡○而○叨○甲○第○一○官○纔○授○自○知○素○無○宦

情○九○鼎○俄○遷○誰○道○頓○遭○世○變○因○此○籬○邊○采○菊○藏○典○午

之○衣○冠○井○底○函○經○畱○本○穴○之○世○界○素○貧○賤○而○行○貧○賤

農圃何妨。志聖賢而希聖賢。簞瓢可樂。這也罷了。只是小生賦命不辰。與世寡合。本書種復兼情。種嘆裴航。獨少奇緣。是文魔更帶詩魔。恨虞翻絕無知己。人道我性剛骨傲。未肯和光而同塵。我自信腸熱心慈。最喜濟人而利物。奈何一身多難。四海無家。喪亂以來。家口散盡。惟有室人朱氏相隨。患難并日親操。向來因未有子息。所以上爲祖宗一脉。權且忍耻偷生。今幸連舉兩男。庶乎箕裘有託。但目下生計蕭條。嗷嗷無策。進退兩難。不免喚書僮盍旦。請娘子出來商

議。則個盍旦那裏。

丑扮盍旦應上

來了。老爺改作相

公。大叔降做書僮。不爲乾坤反覆緣。何顛倒英雄相。公待小人請夫人出來。旦扮朱氏上

七娘子 榮枯一瞬浮雲過。問良人坦懷若何。中饋無

憂。綦巾聊樂。同心琴瑟還堪和。

見介旦

相公原來在

此小軒獨坐。

生

娘子。我想自從棄家以來。貧賤流離。

一言難盡。甚虧娘子朝夕支持。如今兒女滿前。資生

無計。如何是好。

旦

相公有何長策。

生

我們讀書人。從

來。只靠着這一管毛錐子。扶王定國濟世安民。都是

他如今却用不着了。我想古人處亂世的。只有兩策。一則躬耕隴畝。一則教授生徒。我今無田可耕。須得尋一個館地。教授幾個生徒。以爲餬口之計。方好。且相公高曠之人。安能作此瑣事。生這也說不得了。娘子。你豈不聞官館觀郭之說乎。且甚麼官館觀郭。奴家不知。生這是取笑讀書人的話頭。他說讀書的人。第一得意的。便是做官了。若不得官做。只好處館。若再不得館處。只好人道觀之中。做個道士。若還連道士沒得做。只好學齊人東郭求乞耳。所以館字是舍。

官二字。如今既舍了。官不做。自不得不處館了。且聽了官館觀郭之說。煞是傷心。但恐世態炎涼。人情惡薄。相公你處處圖館。到底何曾遇着個賢主人來。生便是這些可恨。自古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如今正人君子。人人得而欺之。言之真可痛哭也。娘子。我當日讀這書呵。

錦纏道 只道占巍科。步瀛洲。翩翩玉珂。揮翰宿鑾坡。我素志原不在溫飽。但得爲一風流學士足矣。誰想已登鼎甲。臨期又復換去。其時名居二甲。班列郎官。

枉勞他尋常榜額收羅。那俗烏紗戴他。怎麼又誰知
百千年桑海翻波。荆棘陷銅駝。百忙裏拜辭了三台。
八座。因此上飄流受折磨。連累你糟糠窮餓。笑書卷
到底誤人多。咳。娘子從來人都道科第是貧賤的結
局。誰知我却是貧賤的起頭。孟夫子曾說五穀不熟。
不如萁稗。如今五穀既熟。依然不如萁稗。如之奈何。
傷心之語

旦 相公呵。

晉天樂 只爲你謫仙才。名爭播。白玉品。塵難浣。你今
日處此時世呵。分明是雞豚畔。麟鳳婆娑蓬蒿裏。竹

柏。峩峩諒知音。幾何。倒不如閉門酣飲。高歌。生閉門

酣飲。乃是人生至樂。但恐終不免衣食之累耳。旦怎
得個自來衣食便好。生笑介。若要自來衣食。無求自

足。除非是北俱盧洲。方有此福。這邊却怎麼能彀。旦
北俱盧洲光景如何。便請相公表白一番。生那俱盧

洲呵。

前腔 好山林。如樓閣。但快樂。無災禍。他思甘旨便有
珍味調和。思輕煖。便有錦繡綾羅。千年可活。那天宮
等閒還不如他。丑拍手笑跳介。妙妙妙。原來有這樣。

好。去。處。相。公。我。們。該。連。夜。搬。去。纔。是。生笑介癡。孩。子。
我。們。如。何。去。得。他。都。是。前。世。修。來。故。得。託。生。彼。地。我。
們。只。爲。前。世。不。修。以。致。墮。落。于。此。旦相。公。前。世。事。還。
屬。渺。茫。只。是。你。一。生。積。德。行。仁。若。天。道。有。知。將。來。必。
有。好。處。生這。也。由。他。只。我。從。今。以。後。不。論。在。家。在。外。
益。當。廣。行。善。事。以。懺。夙。業。便。了。旦正。是。生

醉。太。平。思。量。不。錯。想。前。生。作。業。今。生。顛。挫。修。持。積。累。
從。今。再。莫。蹉。跎。旦知。麼。天。堂。地。獄。豈。爭。多。只。方。寸。轉。
移。些。個。生漫。談。因。果。這。儒。家。利。濟。不。比。彌。陀。

尾。聲。半。生。春。夢。愁。難。破。旦今。日。方。知。安。樂。窩。合且。脫。
鷄。裘。一。醉。歌。

生出。處。依。然。一。布。衣。旦黃。冠。那。得。故。鄉。歸。
且。將。夫。婦。爲。兄。弟。旦閉。戶。深。山。共。採。薇。

第。四。折。福。綱。仙呂齊微韻

望。遠。行。小生扮北洲人上須。彌。北。際。寶。樹。菴。羅。周。庇。

國。土。莊。嚴。勝。妙。不。容。思。議。亘。古。風。日。清。和。到。處。山。川。
美。麗。別。有。這。稀。奇。天。地。天。外。原。來。復。有。天。人。間。極。樂。
更。無。邊。雖。然。不。是。神。仙。界。笑。殺。齊。州。九。點。煙。自。家。俱。

廬洲人是也。俺這國中衆花匝地。七寶爲池。歲歲皆春。四季不知冬夏。人人同體。五倫安用。君臣但說起。美衣美食。美田園。無求不得。若想到多福多壽多男子。有願必從。白鐵總無交。金寶真同瓦礫。紅顏都不老。蕉萃亦是姬姜。設使那作惡的能來也。省却許多惡業。畢竟是修善者纔到。可知他夙有善根。說不盡萬種神奇。算得定千年快樂。這正是不喧不寂。清虛境。無是無非。自在天。道猶未了。只見俺國中一班男女們笑舞而來也。外末老旦小旦同上哈哈是好快

樂也呵。外

一封書。幸生在福地。更無勞。誇智力。人材一樣齊。總惺惺。落得癡。釋道儒流。何處用。便是農牧工商。皆不知。指東介看東方。弗婆提。合怎似吾鄉事事宜。末

前腔。幸生在福地。更無勞。圖富貴。金珠似土堆。享珍羞。共錦衣。事業文章。何處用。便是將相王侯。皆不知。指西介看西方。瞿耶尼。合前小旦

前腔。幸生在福地。更無勞。愁匹配。桃夭沒定期。遇天緣。是好媒。四德三從。何處用。便是月老冰人。皆不知。

指南介 看南方。閻浮提。合前 老旦

前腔 幸生在福地。更無勞求子息。旬中便產兒。要多男。甚易為麟鳳。芝蘭何處用。便是乳哺懷胎。皆不知。指東西南三方介 看三方。苦參差。合前 小生

解三醒 這好世界。愜心如意。美風景皞皞。熙熙光天。化日間遊戲。但身到處笑開頤。那吟風弄月。皆朋侶。傍柳穿花。任唱隨。合 真奇異。是人天福報。不用猜疑。外

前腔 這錦繡谷。萬花芳媚。管絃隊百鳥嬌啼。二旦 便

歡娛一日同千日。何況沒打算海山期。末 此似別處

呵。生年百歲仍難滿。俺這裏快樂千年定不移。合前

尾聲 自古道樂生悲。盈招忌。須知此地不愁伊。只為前生喫盡虧。

天然富壽足風流。奇福如斯豈易修。
只恐癡貧生幻夢。人人想到我鬱單洲。

第五折 不殺 商調家麻韻

遶池遊 生旦同丑上 南明盛夏。午節纔銷假。看葵榴

滿庭如畫。三閭弔罷。笙歌重發。又是漢亭侯。千春歲

華。娘子。今日五月十三。乃是關帝聖誕。我們理當
祭獻。相公。我見你一生敬奉關帝。却是爲何。娘子
子。那關聖帝君。乃是古今第一正神也。你聽我道來。
高陽臺。他當日威震中華。名高三國。忠義赤心。無假。
更智勇英雄。獨行千里爲家。非誇青龍赤兔。無比賽。
甚吳魏敢來爭霸。到如今爲神呵。遍幽遐。這的是聰
明。正直。合享這萬古香花。從來說帝君籤詩最靈。我
一生曾祈三籤。都是牛鼠交成一應。在庚辰傳臚之
日。一應在甲申監國之時。還有一籤。至今三十餘年。
尚未應驗。須待將來。就是那癸未秋間。我在湖南地
方。也虧帝君命小將軍指點迷途。得免流寇之難。我
想此一生。蒙帝君福庇不小也呵。

集賢賓 區區一介縫掖家。守章句生涯。何意神明垂
鑒察。許逢成牛鼠交加。三番卜卦。論響應令人驚詫。
更有兵燹話。幸當日脫離戎馬。娘子如此正神。又蒙
護祐。安敢不敬奉乎。正是今日關老爺生日。各處
牲牢祭賽。鼓樂喧天。相公。我們也該殺雞宰鵝。祭獻
一番纔是。待小人去街上買來。這却不可。我家中

從來戒殺。你豈不知。况這帝君呵。

黃鶯兒。位已列清華。證仙班。護梵伽。將軍轉眼成菩
薩。今日祭獻呵。魚蔬不乏。蘋蘩可嘉。何須毛血沾盤
罍。省喧譁。便是心香一炷。感應自無差。旦相公說得
是。奴家已備下祭品。在帝君案前。請相公同去禮拜
便了。行到同拜介生

前腔。稽首絳帷紗。薦微忱。酒共茶。旦念我貧家呵。粢

盛雖潔無牲殺。生藜鹽措大。簞瓢世家。孔顏樂處非

虛詐。儘奢華。這肥菘嫩韭。還有蔬食菜羹瓜。旦祭獻

已畢。奴家便與相公共酌數杯。以消岑寂。何如。生甚
好。同飲介末扮漁翁持籃上

吳歌。水面子個蘆花水底子泥。我摸鰕了摸鱖。又

摸子個鰻。鱸魚鱖魚。莫道是你名。叫子鱖魚便不

喫你。須知子人善也要被人欺。軒相公。我送一件寶

物來。與你午間下麵喫。丑看介原來是鱖魚。甚麼寶

物。未豈不聞書上說。惟善以為寶。生我從來戒殺。不

用此物。你請拿到別處去賣。末原來相公是。不好善

的。哈哈請了。下老旦扮漁婦持籃上

又昨夜我郎捉着子一件好東西。官名叫鼈。又號子個團魚。我道郎呀。這物事寧可等小阿奴奴拿到街頭去賣。免得人人錯認你做子小烏龜。軒相公。我特尋得一物來奉敬你。好拿來晚間下酒。丑這是兩枚小鼈。何足爲敬。老旦豈不聞書上說不敬何以別乎。生我從來戒殺。不用此物。拿去拿去。老旦原來如此。相公。你分明要和奴家做個不別而行了。下丑相公。你又不是持齋受戒的和尚。這樣東西。喫些何害。你看街坊上。和那大人家。一日不知宰上多少牲口。

哩。生你不知道。

簇御林

那屠沽肆。鼓吹衙。恣刀砧。血染花。殺生害命。

全不怕。有一日業鏡顯。輪迴押報無差。那時節披毛。

帶角。一劍赴屠家。

可。怕。人。否。相公雖不持齋受戒。如此清苦。

澹泊。却也與出家人無異。生娘子。聖賢說得好。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先賢又道。以儉養廉。

又道。苟全性命于亂世。我們不幸處此時勢。焉得不。

如此安分度日乎。旦曾聞得遠方僧家持齋。不忌蔥。

蒜。韭。薤。他道是園中所生。與蔬菜本同一類。又聞西。

洋人持齋。把水族都當素品。他道水是素的。連水中之物。也是素的。這却如何。生豈有此理。

前腔。那是邪魔教。別一家。假闍黎。汗釋迦。豈有葷腥好。上維摩榻。我今日雖不殺生呵。自有蔡氏脯。陶家鮓。且酌流霞。斜陽欲下。搔首送歸鴉。

惡業無過嗜殺生。須知天道最神明。

請看世上刀兵劫。盡是庖中怨痛聲。

黃鐘魚模韻

第六折 天殿

點絳脣

小生外末俱扮北洲人上小生

萬綠天中鬱

蔥佳氣籠輕霧。寶池香樹盡是逍遙處。俺這俱盧洲

好快樂也。你看陰陽調柔。四氣和順。多有諸山浴池。

無數花果豐茂。俺這國中四面有阿耨達池。各縱廣

百由旬。以七寶砌成。出四大河。地土柔軟。一平如掌。

隨足隱起。無有溝坑荆棘。亦無蚊虻毒虫。若大小便

時。地爲開拆。便利已完。地還自合。四時之中。無有冬

夏。但見百草常生。衆鳥和鳴。到了夜中。有阿耨達龍

王。時時起清淨雲。周遍世界而降甘雨。爲八味木潤

澤。普洽。至中夜之後。淨無雲翳。空中清明。海出涼風。

微吹人身。舉體快樂。你道有甚麼不稱意也呵。

畫眉序 和氣滿寰區。錦繡乾坤。畫不如。任山川花草。

到處歡娛。春光媚嬌鳥。長吟宵夢穩。毒虫無慮。更奇。

甘雨祥雲布。喜清風解愠徐徐。外那望見綠森森翠。

巍巍的。是為何物。小生那是俺國中。大樹王。名為菴。

婆羅。他圍有七由旬。高有百由旬。枝葉四布。有五十。

由旬。外一由旬是。多少。小生一由旬大者八十里。中。

者六十里。小者四十里。外阿呀。這株樹好不高大哩。

滴滴金 分明是一座須彌谷。若比金閻浮。沒算數綠。

陰陰掩陰三千畝。似擎天青玉柱。寰瀛獨步。甚蟠桃。

大椿堪婢僕。且莫說別處。便走盡。俱虛。那有兩株。末

那地下一望綠茸茸。平鋪鋪的。又是何物。小生那名。

為軟草。他盤縈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師。軟若天衣。

末原來如此。小生

滴溜子 這天衣草。天衣草茸茸。軟綠婆師味。婆師味。

異香馥郁。說甚麼花茵。氎褥。王孫歸不歸。春風幾度。

儘妙舞。清歌酣臥酒徒。外那周圍一派樹木。枝葉茂。

密。或直或彎的。是名何樹。小生那名為曲躬樹。葉葉。

相次天雨不漏。就是俺們止宿之處也。未更妙更妙。
三春柳。這是天生廣厦千間屋。抵多少脩竹吾廬那。
密葉排比呵。便鳥羽魚鱗。渾不如。又何愁霖雨濡。尤
奇處。彎曲曲如折疊屏風。相擁護。作翠幌。教春住。一
任你席地幕天安眠穩宿。我想別處人呵。
尾聲。一枝烏鵲猶難卜。草栖露宿苦何如。怎知俺這
裏宮殿隨身勝帝都。

果然宮殿盡隨身。外不過是綠樹重陰蓋四
鄰。小生若得世間皆此樹。市廛何處權商

縉

第七折 不盜

仙呂江陽韻

傷粧臺

生日同丑上生

境淒涼。天涯爲客歲年長。草

滿淵明徑。蠹積子雲牀。旦土銜疎煙冷。竹甌生蛛網。

丑難賒酒。頻絕糧。這般清苦果非常。生娘子我和你

處此時世。旅况蕭條無人過問。三旬九食。十年一冠。

這也是應得的。不期又有意外之虞。如我前日往鄰

郡議婚。偶遇着一個故人之子。憐其窮困。招過寓中。

解衣推食。不期此子乘我他出。竟竊取篋中聘資數

十金而去。昨夜又忽遭穿窬。暗掘牆洞。將室中所有。罄捲一空。這豈不是雪上加霜。漏中遭雨麼。時命如此。可嘆可嘆。且便是。生

八聲甘州 人心難量。看起來多是鬼魅豺狼。我好意扶危濟困。又誰料他肚篋探囊。故人之子。尚且如此。又何怪那穿窬乎。只是這偷兒一般多。孟浪他妄意。儒珍室內藏。還強幸勉留黃卷青箱。生如今也無處喚匠作。只得自己尋些磚石補塞此洞。叫盍且去。後面空地上取些泥土來。丑應持鋤上生搬磚砌牆。

介 斷。鼇。煉。石。元。無。術。補。衰。調。羹。豈。有。才。好。續。昌。黎。巧。者。傳。且。將。十。指。弄。泥。坯。

前腔 權充砌匠。難道不可朽。是這糞土之牆。堪笑奩。貲都喪。補牢何救。亡羊我今日裏呵。築巖敢希商傅。相運甃翻同陶士行。大笑介。清狂且仰天一笑何妨。

丑鋤地見銀鷺介。相公。快來快來。你看這土裏一個。棕包。包裹有許多銅錠子。倒好耍子。生看介。這不是

銅錠。是好銀子。埋藏日久。起了金花了。丑喜跳介。原來是銀子造化造化。這一包何止幾百兩。待我取他

起來。生不可不可。這是非義之物。怎麼好取。丑相公
又來了。這是露天的財。乃天賜我們的。取之何碍。生
在這塊空地上。焉知非鄰家埋藏之物。那律上說公
取竊取皆爲盜。斷斷不可。可原將泥土掩上。只在自
家門內取些泥土罷了。推丑進介生仍砌牆。丑仍鋤地
又見銀驚介。奇怪奇怪。這又是一大棕包鐵錠子。相
公。你快來看看。生看介這也是好銀子。入土多年。顏
色都變黑了。丑一發造化。相公這一包更多。約莫有
千金之數。如今待我都取了起來。生這也不可。丑相

公。先前那一包在門外的。你恐怕是鄰家之物。如今
這一包在門內。明明該是我家的東西了。如何不取。
生總來是非義之財。不可妄取。從來說命裏有時終
是有。若命裏沒有。就是取來也未必爲福。快快掩上。
切莫胡爲。丑相公。天下人癡呆也。再沒有像你的。這
銀子是人間至寶。養命之源。誰人不要。況且家中窮
苦異常。又遭偷兒罄劫。幸得天賜此物。你却又執意
不取。難道叫夫人公子們。不要過日子的麼。旦如今
家中果然萬分艱苦。相公意下如何。生娘子。從來說

天無絕人之路。况且我和你料想不是餓死人物。大丈夫窮當益堅。這非義之財。却斷不可取。自取鋤掩。
土介。盍旦。你可去砌完了牆。丑。搥胸跌脚介。可惜這
樣好寶貝。天與不取。真真的氣殺人也。生孩子。你但
知這銀子是好寶貝。却不知他的許多利害處哩。旦
有何利害。生你們聽我道來。

桂枝香。這東西是天生白鏹。神封皇帑。收盡了造物
精華。做出這猙獰模樣。曾聞有酒色財氣之精。化作
黃紅白黑四衣仙女。各道本色一句。那第一黃衣女

道。杜康造下萬年春。第二紅衣女道。一面紅粧愛殺
人。第四黑衣女道。氤氳世界滿乾坤。這也都還小可。
只有第三的白衣女。昂然高吟道。生死窮通都屬我。
你看他口氣好不兇狠哩。儘由他賣弄。由他賣弄。橫
行直撞。無人攔擋。好猖狂。端的是生死隨顛倒。窮通
任主張。你們不信。但看那魯褒錢神論。和馮商嘆銀
歌。便知這東西乃是天地古今來第一惡物也呵。

前腔。那錢神堪愴。銀歌非誑。只是也還說不盡。縱寫
得紙盡毫枯。難數他窮兇情狀。我想人心世道。原都

是好好的。只爲這件東西。弄得七顛八倒。千奇萬怪。不然人心如何得壞。世道如何得亂。可見種種惡業。皆因此物而生。把人心世道。人心世道。輕輕淪喪。金戈搶攘。降災殃。都只爲王老呼元寶家兒。字孔方。還不但此。我想天地間最重者。莫過五倫。那五倫之中。那一倫是少得銀子的麼。假如君無俸祿。誰仕其朝。父子無財。各尋道路。夫婦凍餓。勢必分離。至于兄弟朋友。一發不消說了。我常說五倫如一個木桶。銀子乃是桶箍。桶若無箍。立時破散。有一前輩聞之。說道。

傷心哉。
此非君家割論。從來銀子別號先五。他原在五倫之先。故此一日也少他不得。這也還是道其常。更有許多犯上作亂。骨肉成讐的。也只爲這件東西。豈不可恨。言之真令人痛心切齒也。

長拍 這的是人爲錢親。人爲錢親。官由財旺。平地陡興風浪。榮枯翻手。等閒間斷送綱常。據中庸上說。五倫爲天下達道。誰知又有先五。那先五號堪傷。若無此物。阿任聖賢豪傑。不如厮養達道。原來仗阿堵無阿堵。便分張。何況反戈相向。嘆熏天毒霧。剝蝕三光。

又不但此。從來說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個字。爲生人立身之本。若無此八字者。便謂之八。如今世上人爲了銀子呵。做出多少喪心逆理的事來。就是八八之名也。都不顧。可見這件東西。能使人不孝不弟。不忠信。無禮無義。無廉耻。言之尤令人髮指。皆裂也。短拍。這的是混世妖魔。混世妖魔。害人孽障。不知狠磨滅了幾輩賢良。那八八號甘當。總只爲臭銅銖兩。若不爲此惡物呵。到處裏男淳女朴。那得個賊盜與流娼。如此看來。你道世上可還有第二件東西。利害

似他的麼。爲何人還要苦苦愛他。且人也不是愛他。

只爲世間衣食二字。非銀子不能得。所以叫他做養命之源。相公。你雖然如此恨他。可能一日離得他麼。生。若是可以離得他。我倒不消恨他了。恨正恨他個。

離不得。爲甚麼天地間生出這件惡物來。使他操人性命之權。不怕人不下氣求他。所以着實恨他。不過。

丑。相公既然如此恨他。如今現有兩大堆在面前。何不取他起來。着實碎剪碎鑿。潑使潑用。只當把這惡物盡情擺佈一場。出出生平之氣。有何不可。生。若取

他來用。却又是愛他。不是恨他了。我非不知此物爲
養命之源。但我命在天。決不把此物操權。別人求他。
我偏不求他。曾聞俗語說得好。人有兩隻脚。銀子有
八隻脚。人若趕銀子。再趕不着銀子。要趕人就趕着
了。若是命裏該有時。自然不求而至。何必取此不明
不白之物。豈不聞感應篇上說道。取非義之財者。譬
如漏脯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誠爲可
畏。可懼。如今銀已掩藏。牆已補好。關上門兒。再也不
必提他了。這財去財來。總非我財。日塞翁禍福果難

猜相公不知這惡物何時出生。須待當年業主來。同

下丑背指笑介

相公你說的一團道理。我們做下人

的也。拗你不過。如今沒奈何。只得唱一隻曲兒消遣。
消遣。却唱甚麼的好啊。我心裏悶不過。就唱個阿好
悶罷。

阿好悶。那賊偷我也阿好悶。把家私一股兒都搬
盡。我挖土補牆也阿好悶。又誰知挖着兩大捆。相公。
你見財不取也阿好悶。枉丟了這千把紋銀。我摸着
這肚皮空空也阿好悶。看來真是窮根。唱了這隻阿

好悶悶原不解。怎麼處。如今只得再唱個清江引兒。進去罷。

北清江引。恨偷兒席捲了貧家鈔。天賜財和寶。誰知強撇清。不動原封窖。像這般樣的癡人。只怕世上少。

第八折 天食

雙調魚模韻

四國朝

小生外扮北洲人上小生

快樂快樂真天福。

終朝謳歌但鼓腹。受享受享真天福。終朝一事無。俺這國中第一件樂處。是那自然之食。何謂自然之食。

只因地土中常有自然。杭米不種自生。且無有糠糲。如白華聚。這米若喫他呵。猶如叨利天宮之食。衆味具足。俺想普天下的人民。爲這件東西。也不知費了多少辛勤。受了多少艱苦。還不能穀安穩下肚。曾聞得古語四句說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說起來好不可憐。獨俺這國中現成享用。煞是快樂也呵。

二犯江兒水 盤食辛苦。堪痛那盤食辛苦。憂晴還悶雨。嘆艱難稼穡。粒粒如珠。縱有巧婦呵。怎教他炊空。

釜。俺這裏遍野盡膏腴。何人煩輓輸。不動犁鋤。不用
菑畲。那自然粒米呵。似天宮白華香味足。甌窶滿車。
真個是甌窶滿車。倉箱紅腐。笑殺那倉箱紅腐。鎮日
家努力加餐勝大醜。外俺這國中雖有自然粒米。若
還要用柴薪炊煮起來。豈不又費人力。誰知有自然
釜。又有一種摩尼珠。名曰燄光。置于釜下。其飯自
熟。珠光自滅。不假樵火。不勞人功。何等快樂。

江兒水 最恨柴薪惡。竈下呼晨昏。火食勞烹煮。俺這
裏釜。何須銅鐵鑄。焰光不用芻菱炬。連執爨也無。

煩老嫗現成的日食三餐。享盡了天宮福祿。雜扮衆

人上俺這裏人民熾盛。隨便飲食。這一家子飯已熟
了。俺們大家好去喫飯也。

二犯江兒水 香粳方熟。這時節香粳方熟。席間花影。

度恰黃梁夢醒。正午當舖。齊喫介這飯好鮮潔也。果

然如白華聚玉粒。自然殊非關鸚啄餘。你看這釜中
之飯。但有來者恣意食之。主人不起。飯終不盡。主人

若起。其飯始竭。小若簞壺大若盤盂。任人人飽餐。非
貪飫官庖御廚。羞殺那官庖御廚。嘉賓賢主。說甚麼

嘉賓賢主。那怕他食客盈千罄後車。衆喫完齊起摩腹介好飽也。

尾聲。如今大家飯飽齊摩腹。這般主人落得做料想。那香醪當茗也不須沽。

小生 碎穀何由學赤松。外 拮据桂玉累無窮。那別處人饑來一字偏難煮。小生 怎似俺這裏個個生

來祿萬鍾。

第九折 不淫

仙呂尤侯韻

鵲橋仙

生上

青春方過綠肥紅瘦。正是銷魂節候。園

林岑寂。暫忘憂坐。不了槐陰清晝。小生 因家居喧雜。

權假巨族郊園。讀書習靜。這園子儘寬大。小生 雖借

住一隅。却也有池臺花卉。頗足盤桓。只是風開絳帳。

既無受業之徒。草滿玄亭。亦少問奇之客。終朝下帷。

獨坐。只好與聖賢相對。圖史爲緣。這正是啼鳥落花。

皆妙境。讀書閉戶。卽淡山日下書僮歸去。不免掩上

角門。隨意取架上書卷。繙閱一回。多少是好。抽書介

呀。這是一本轉情集。乃鉛山費無學所作。我不知費

無學爲何許人。但此集却大有意味。讀介 這是轉情

篇內中說道情慾特甚不登季女之牀癡絕可憐未
割。變。童。之。袖。然。而。清。風。朗。月。輒。惘。惘。而。傷。神。野。草。開。
花。亦。寥。寥。而。寄。恨。拍案嘆介此數語却大似小生。又

讀介

這是回生記又是莆田周方叔贈無學的內中
道。上。宮。淇。水。念。同。珂。雪。之。城。大。路。青。樓。視。若。黃。沙。之。
室。拍案介佳句佳句此乃真風流道學語也如今世

上人說着道學便以為迂腐說着風流便以為邪淫
不。知。天。地。間。原。有。一。種。道。學。中。之。風。流。風。流。中。之。道。
學。既。不。迂。腐。亦。非。邪。淫。正。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何。

必。以。越。禮。犯。分。為。得。意。乎。

皂羅袍 只道門庭差謬又誰知原有道學風流那夫
婦人倫配剛柔聖賢豈出空桑竇試看尚書釐降周
南好逑祁雲列媵明星抱禍何曾將禮法妨婚媾我
想世間惟有財色兩關最是難破而色字尤為利害
所以邪淫者最多

前腔 第一淫風難究嘆桑間濮上簡冊貽羞還有人
類甘心效鶉鹿也有偷香竊玉迷花柳他那片時歡
會心魂轉愁一朝敗露身名並休幾曾見風燈露水

能長久。看了一回書。有些困倦。我且假寐片時者。伏案介小旦扮石二芸提籃上

卜筮子 薄命怨紅顏。荆布勞箕帚。蕩子經年去不歸。誰耐空房守。奴家石氏小字二芸。薄有風姿。誤配浪子。一去數載。音信杳然。奴家捱不過淒涼。只得結識個鄰寓蕭郎。與他悄悄來往數日。前蕭郎說往太學齋中。如今想已返寓。奴家特覓得這一籃兒櫻桃。好親自望他去也。來此已是他園門首。不免叩門。叩門

介 這叩門之聲。一定是書僮來了。待我開看。開門

獻書人吳

良士
見青
諫青
南青

捐贈

